

Ricci 流和 Poincaré 猜測

張樹城

摘要: 本文試著用通俗的描述來表達 R. Hamilton 在 Ricci 流 (flow) 上的進展及其與 Poincaré 猜測之間的相互關係。

1. 前言

1.1 幾何與非線性微分方程

微分幾何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對一些幾何類給一個最適當的描述 – 這通常包含了分析結構及構造在這分析結構上的幾何類的描述; 則我們必須研究這些結構及幾何類如何彼此相互產生作用, 此類關係通常由某些微分方程所控制。一般來說, 對局部性的幾何類而言, 這些方程往往是線性的; 對全域性的幾何類, 其方程則是非線性的幾何類。譬如:

1. 調和映射方程。
2. 最小曲面方程。
3. Monge-Ampère 方程。
4. Yang-Mills 方程。
5. Euler-Lagrangian 方程, 即黎曼泛函的臨界度量方程。

以上這些方程都是 elliptic 方程, 這些方程的解的存在性可反應出一些很好的幾何結果。

值得一提的是: 為了研究這些 elliptic 方程, 通常會有另一個相對應的 Parabolic 方程 (Heat flow)。

本文主要也是從這著眼點出發, 即從 Parabolic 方程的觀點, 介紹某些類型的幾何流 (Geometric flow) 方程—Ricci flow, 進而描述其與幾何拓撲之間的相互關係。

特別地, 我們將著重在 Ricci flow 與 Poincaré 猜測之間的關係。自從費瑪最後定理被證實以後, 數學界下一個可能達成的大目標就是解決—Poincaré 猜測。

1.2. Ricci flow 和 Poincaré 猜測

於 1982, R. Hamilton 考慮在 $M^n \times [0, T)$ 上的 Ricci flow (RF):

$$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t} g_{ij} = -2R_{ij} \quad (*)$$

及 Normalized Ricci flow (NRF):

$$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t} g_{ij} = -2R_{ij} + \frac{2}{n} r g_{ij} \quad (**)$$

其中 $g_{ij}(t)$ 為 n 維流形 M 上的度量, R_{ij} 為 Ricci 曲率, $r = \frac{\int Rdn}{\int d\mu}$ 為平均純曲率, R 為純曲率。

Hamilton 於 1982 證明了

定理 A ([Hal], 1982): 在封閉的 (closed) 的 3 維黎曼流形 M^3 上, 假如 (**) 的初值度量 $g_{ij}(0)$ 的 Ricci 曲率是正的, 則對所有時間 t , (**) 的解存在, $g_{ij}(t)$ 逼近到正的常曲率度量, 而且 M^3 與 $\frac{S^3}{\Gamma}$ 可微同胚, 其中 Γ 為有限群。

註 A:

1. 由定理 A 可知給定一 homotopy 3-sphere M , 如果 M 上存在一正 Ricci 曲率度量, 則 $M = S^3$, 所以 Poincaré 猜測在此情況下是對的。
2. 一般情況之下, (**) 可能會有奇異解出現, 因為並非所有封閉的流形都會有 Einstein 度量; 另一方面, 短時間 (*) 光滑解的存在性總是成立的。
3. 此一定理可視為解決 Poincaré 猜測的一大進展。類似地, S. T. Yau 也找到了非正純曲率的 Kähler-Einstein 度量, 進而解決了 Calabi 猜測。在此, Hamilton 找到了正純曲率的 Einstein 度量。另外, Tian-Yau 也找到了一些正純曲率的 Kähler-Einstein 度量。
4. 在固定體積之下, $\int_n R d\mu$ 的 Euler-Lagrangian 方程為 $-2R_{ij} + \frac{2}{n} R g_{ij} = 0$; 所以 (**) 式的右側式子並非其 Euler-Lagrangian 方程, 但 Hamilton 的想法基本上由此而來!

1.3 Thurston's Geometrization 猜測

簡單一句, Thurston's Geometrization 猜測描述說: 對每一個封閉 3 維流形, 皆可分解成幾個分量, 其中每一分量存在一個幾何結構 (geometric structure): $\mathbb{H}^3, \mathbb{E}^3, S^3, \mathbb{H}^2 \times \mathbb{R}, S^2 \times \mathbb{R}, \widetilde{SL}(2, \mathbb{R}), Nil, Sol$ 。

註 B: 上述的猜測提了 3 維流形的幾何與拓撲之間的關係; 而 Poincaré 猜測是其中的一個結果!([A])

R. Hamilton 的 Ricci flow 基本上是想利用幾何的方法來研究 Thurston's Geometrization 猜測。大致上可分為二大部份:

- 第一部份: 研究有限的時間內 (*) 的奇異解。
- 第二部份: 非奇異解的分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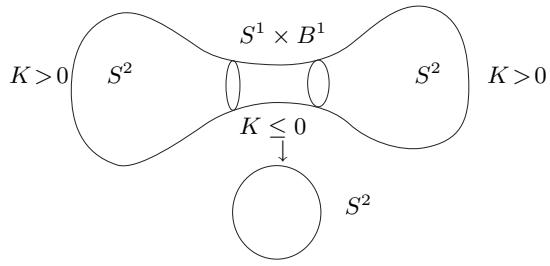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將詳述於後:

2. Ricci flow 的奇異解

2.1. Necks 和 Geometric surgery

首先, 我們注意到, (*) 的解沿著正 Ricci 曲率的方向向內收縮 (shrinking); 然而沿著負 Ricci 曲率的方向向外擴張 (expanding)。例如在 S^2 上, (*) 的任何正曲率解在有限時間內將向內縮到一點。因此, 我們猜測一般的情況如下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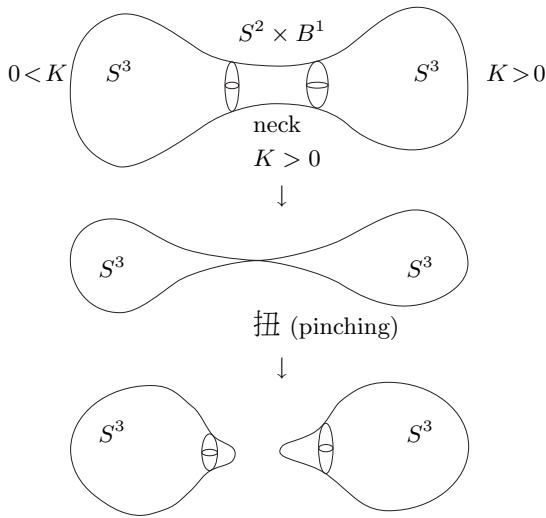
- (a) (S^2 , dumbbell 度量)



- 兩邊 S^2 : 正曲率。
- 中間 Neck $S^1 \times B^1$: 很接近零的負曲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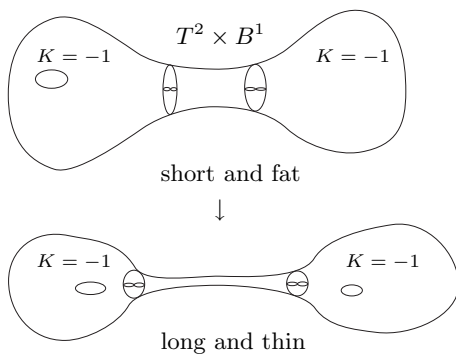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預測兩邊向內收縮 (contract) 比中間向外擴張 (expanding) 來得快, 最初變成單一 S^2 , 然後漸漸收到一點。

(b) (S^3 , dumbbell 度量)



- 兩邊 S^3 : 正曲率。
 - 中間 Neck $S^2 \times B^1$: 正曲率。
- 預測 Neck $S^2 \times B^1$ 將向內收, 進而分出兩個 round S^3 。

(c) (H^2 , dumbbell 度量)



- 兩邊 $K \equiv -1$

- 中間 Neck $T^2 \times B^1$: 曲率微負。
- 預測 Neck $T^2 \times B^1$ 將越來越長越薄, ...。

註 C:

1. 一般維度時, Neck: $N^p \times B^q \hookrightarrow M^n$, $n = p + q$
2. 如上面 (a), (b), Hamilton 的方法是在其產生奇異解之前做所謂的“幾何手術 (geometric surgery)”, 如

$$n = 3$$

$$S^2 \times B^1 \rightarrow B^3 \times S^0$$

$$n = 4$$

$$S^3 \times B^1 \rightarrow B^4 \times S^0$$

$$S^2 \times B^2 \rightarrow B^3 \times S^1$$

3. 例子 (C), 我們必須將解做適當的尺標變換 (rescaling), 然後再做 2。
4. Hamilton 理解到下列的對應關係

$$\left\{ \begin{array}{c} \text{Neck pinching} \\ \text{off} \end{array} \right\} \leftrightarrow \left\{ \begin{array}{c} \text{Thuston's geometrization} \\ \text{猜測中的分解} \end{array} \right\}$$

綜合以上討論, Hamilton 想分析在有限時間的奇異解的特性, 使得在奇異解產生以前, 能夠做所謂“幾何手術”如上, 然後把流形作適度的分解, 再讓 Ricci flow 繼續作用下去, 進而得到非奇異解。

2.2. 3維和4維流形的奇異解

上一節的想法, 在某些四維流形上是可以做到的

定理 B ([Ha6], 1999): 在四維 closed 流形上, 如果存在有正的迷向 (isotropic) 曲率 (PIC), 則唯一的奇異解是如上所說的 Neck pinching off, 如果在出現奇異解以前作“幾何手術”, 則流形可分解為 S^4 , $\mathbb{R}P^4$, $S^3 \times S^1$, $S^3 \times^2 S^1$, 然後再考慮 Ricci flow, 則經過有限次的“手術”後, 我們得到空集合, 即表示 M 與 S^4 比 $\mathbb{R}P^4$, $S^3 \times S^1$, $S^3 \times^2 S^1$ 的 connected sum 是可微同胚!

現在回到我們想理解的 3 維流形。

定理 C ([Ha9], 1999): 假設 $(M^3, g_{ij}(t))$ 是 (*) 的奇異解, 則存在一子序列的尺標變換度量, 使得其收斂至 S^3/Γ , 或 $S^2 \times \mathbb{R}/\Gamma$, 或 $\Sigma \times \mathbb{R}/\Gamma$, 其中 Γ 為有限群, Σ 是 cigar soliton (非緊緻, 在無窮遠處類似 cylinder)。

註 D:

- (1) Hamilton 猜測 $\Sigma \times \mathbb{R}$ 的情況是不可能的, 其中一個重要工具是下面將介紹的“Little Loop Lemma”。
- (2) 例如 1 是對的, 則這些尺標變換度量將收斂至 S^3/Γ 或者可作一 surgery, 然後證明經過有限次後, 得到非奇異解。
- (3) 果真如此, 則整個問題就剩下這些非奇異解的分類了。

3. 3 維流形的非奇異解之分類

3.1. 定義與例子

定義: 我們說 $(M^3, g_{ij}(t))$ 是 (**) 的非奇異解當對所有時間 $0 \leq t < \infty$, $g_{ij}(t)$ 皆存在且其曲率一致有界。

例如: (**) 在任一封閉流形有非奇異解存在, 當初值度量 $g_{ij}(0)$ 是

- (a) (Σ^2, g_0) : 任一閉曲面,
- (b) (M^3, g_0) : $Ric(g_0) > 0$,
- (c) (M^3, g_0) : 局部 homogeneous 度量,
- (d) (M^4, g_0) : g_0 有正的曲率算子,
- (e) (M, g_0) : Kähler 流形, $C_1(M) = 0$ 或 $C_1(M) < 0$ 。

3.2. 3 維流形的非奇異解

最後, 當 M 是閉 3 維流形時, 非奇異解的拓樸性質完全被分類出來。

定理 D ([Ha5], 1998): 假如 M^3 存在有 (**) 的非奇異解, 則我們可以完全把 M^3 分解成爲一些幾何結構。

由上第二節與第三節可知, 整個問題剩下來的就是如何去解決註 D(1) 的猜測了。下面我們提供一些可能的方法。

4. 極大值原理及 Harnack 估計

4.1. 極大值原理 (Maximum Principle)

Ricci flow 之所以能夠在分析與幾何中建立關聯, 最基本的性質就是幾何量滿足所謂的極大值原理; 由此可知, 對所有進度而言, 正純曲率 R 及正曲率算子都被 (*) 保持下來, 在特殊的 3 維流形中, 正 Ricci 曲率也被保持下來, 另外它用來證明了研究 Ricci flow 一個重要的估計-Harnack 不等式。

4.2. Harnack 估計

我們介紹下列的 Harnack 不等式:

定理 E ([Ha7], 1993): 假設 $(M, g_{ij}(t))$ 是 (*) 的解, $g_{ij}(0)$ 有非負曲率算子 R_{ijkl} , 則對任一向量場 W , 2-form U

$$Z = M_{ij}W^iW^j + 2P_{ijk}U^{ij}W^k + R_{ijkl}U^{ij}U^{kl} \geq 0.$$

其中

$$\begin{aligned} P_{ijk} &= D_i R_{jk} - \nabla_j R_{ik} \\ M_{ij} &= \Delta R_{ij} - \frac{1}{2} \nabla_i \nabla_j R \\ &\quad + 2g^{kp}g^{lq}R_{ikjl}R_{pq} \\ &\quad - g^{kl}R_{ik}R_{jl} + \frac{1}{2t}R_{ij} \\ \nabla_i &= \text{Levi-Civita 連絡} \\ \Delta &= g_{ij}\nabla_i\nabla_j \end{aligned}$$

應用:

(1) Harnack 估計用來研究(*)的奇異解與 Ricci Soliton 之間的關係, 如 [Ha9]。

(2) 它也可用來證明下列的 “Little Loop Lemma”:

對 (m^3, g_0) 而言, 如果 g_0 為非負截面曲率度量, 則存在常數 A, B , 使得如果在某時間 t, ρ 滿足

$$R(y, t) \leq \frac{A}{\rho^2}, \quad \forall y \in B_\rho(x)$$

我們有如下估計

$$inj(x) \geq B\rho$$

其中 $inj(x) =$ injectivity radius, $\forall x \in M$.

由此引理, 將可用來證明註 D(1) 的猜測問題乃是在此引理中, 我們必須對曲率做適度限制。

5. Open 問題

從以上討論以及註 D(1), 第四節應用 (2), 知如果我們能得到類似如下猜測, 則整個 Hamilton's program 將可得到滿意的答案。

Conjecture: 考慮 $(M^3, g_{ij}(t))$ 上的 Ricci flow, 在任何初值度量 $g_{ij}(0)$ 之下, 我們也有某種 Harnack-type 的估計!

例子: 在二維的例子, Hamilton 和 Yau 找到了類似的 Harnack-type 估計。

參考資料

- [A] M. Anderson, *Scalar curvature and geometrization conjectures for 3-manifolds*, in Comparison Geometry, MSRI Publications, **30**(1997), 49-82, Cambridge Univ. Press.
- [Ha1] R. S. Hamilton, *Three-manifolds with positive Ricci curvature*, J. Differential Geom. **17**(1982), 255-306.
- [Ha2] R. S. Hamilton, *Four-manifolds with positive curvature operator*, J. Differential Geom. **24**(1986), 153-179.
- [Ha3] R. S. Hamilton, *The Ricci flow on surfaces*, Contemporary Mathematics **71**(1988), 237-261.
- [Ha4] R. S. Hamilton, *An isoperimetric estimate for the Ricci flow on surfaces*, in Modern Methods in Complex Analysis, The Princeton conference in

- honor of Gunning and Kohn, pp. 191-200, ed. T. Bloom, et al., Annals of Math. Studies **137**(1995), Princeton Univ. Press.
- [Ha5] R. S. Hamilton, *Non-singular solutions of the Ricci flow on three manifolds*, Comm. Anal. Geom. (1998) to appear.
- [Ha6] R. S. Hamilton, *Four-manifolds with positive isotropic curvature*, Comm. Anal. Geom. **5**(1997), 1-92.
- [Ha7] R. S. Hamilton, *The Harnack estimate for the Ricci flow*, J. Differential Geom. **37**(1993), 225-243.
- [Ha8] R. S. Hamilton, *Eternal solutions to the Ricci flow*, J. Differential Geom. **38**(1993), 1-11.
- [Ha9] R. S. Hamilton, *Formation of singularities in the Ricci flow*, Surveys in Diff. Geom. **2**(1995), 7-136, International Press, Boston.
- 本文作者任教於清華大學數學系—